

# 塔楼 最后一人

*Last  
Man  
in  
Tower*

*Aravind  
Adiga*

阿拉文德·阿迪加 | 著  
路旦俊 | 译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塔楼  
最后一人

*Last  
Man  
in  
Tower*

*Aravind  
Adiga*

阿拉文德·阿迪加 | 著  
路旦俊 | 译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楼最后一人/(印)阿迪加著;路旦俊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099-1

I. ①塔… II. ①阿… ②路… III. ①长篇小说-印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212 号

Aravind Adiga

**Last Man in Tower**

---

Copyright © 2011 by Aravind Adig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DVID GODWIN ASSOCIATES(DG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619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刘晶晶

封面设计:董红红

**塔楼最后一人**

阿拉文德·阿迪加 著

路旦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字数 345,000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99-1/I·4016 定价:39.00元

献给每天和我一起

使用圣克鲁兹至教堂门地方铁路上下班的人们

## 币值说明

一拉克等于十万卢比，约合2200美元。

一克洛勒等于一千万卢比，约合220000美元。

因此，沙赫先生给维什拉姆小区居民的开价相当于每个家庭将得到大约330000美元的巨款。

印度2008—2009年人均年收入为37490卢布，约合800美元。

# 目 录

## 第一部 开价的经过

5月11日 / 12

5月12日 / 32

5月13日 / 53

## 第二部 沙赫先生解释他的提议

5月14日 / 88

5月18日 / 125

## 第三部 四五秒钟百万富翁的感觉

6月4日 / 130

## 第四部 雨季来临

6月19日 / 146

6月20日 / 156

6月21日 / 158

6月25日 / 168

6月29日 / 174

## 第五部 反对阵营的终结

7月3日 / 188

7月6日 / 199

## 第六部 恐惧

7月15日 / 212

7月21日 / 214

7月23日 / 219

7月24日 / 222

7月31日 / 227

8月1日 / 237

8月2日 / 252

8月3日 / 276

8月6日 / 281

8月17日 / 287

### 第七部 塔楼最后一人

9月2日 / 292

9月3日 / 309

9月4日 / 319

### 第八部 最后期限

9月29日 / 326

9月30日 / 329

10月1日 / 337

10月2日 / 347

10月3日 / 362

### 第九部 最简单的事

10月4日 / 372

10月5日 / 387

10月7日 / 418

### 尾声 谋杀与奇迹

12月15日 / 420

12月16日 / 424

12月23日 / 435

## 维什拉姆小区（一号塔楼）住户概况

### 孟买圣克鲁兹东区瓦科拉—400055

一楼：

0A 保安的私人房间

0B 分配给了协会会长，供他办公用；屋内另有一凹室，供清洁女工存放扫帚、消毒剂和抹布用

0C 菲莉西娅·萨尔丹哈，49岁，女儿拉蒂卡，20岁；萨尔丹哈先生是位工程师，据说在威扎吉钢铁厂上班

二楼：

1A 苏雷什·纳格帕尔，54岁，木材商，妻子莫西妮，53岁

1B 乔治娜·瑞戈，48岁，社会工作者，儿子苏尼尔，14岁，女儿萨拉，11岁

1C C.L.阿比昌达尼，电脑硬件专家，56岁，妻子卡米尼，52岁，女儿卡维塔，18岁，以及女儿鲁帕，21岁

三楼：

2A 阿尔伯特·平托，67岁，不列颠饼干公司的退休会计，妻子雪莉，64岁

2B 迪帕克·维吉，57岁，商人，妻子希鲁迪，43岁，女儿肖巴，21岁

2C 拉梅什·阿贾尼，50岁，房地产经纪入，妻子鲁克米妮，47岁，儿子拉吉夫，13岁，儿子拉贾夫，10岁

四楼：

3A 约格什·A.穆尔蒂（也被尊称为“大师”），61岁，退休教师，妻子普尼玛去世后一直独居



3B 出租给米纳克什女士，可能是位新闻记者，单身女子，25岁。房主希夫·希拉南达尼（也被称作“进出口”）住在西卡尔区

3C 桑吉夫·普里，54岁，会计，妻子桑吉塔，52岁，儿子拉梅什，18岁，患有唐氏综合症

#### 五楼：

4A 阿什文·考萨利，55岁，协会会长，职业不详，妻子雷努卡，49岁，儿子希达特（也叫“廷库”），10岁

4B 乔治·洛勃，45岁，体面的药剂师，妻子卡米娜，40岁，女儿塞尔玛，19岁

4C 易卜拉欣·库德瓦，49岁，网吧店主，妻子穆塔兹，33岁，儿子穆罕默德，10岁，女儿玛丽阿姆，2岁

#### 六楼：

5A 出租给纳拉扬斯瓦米先生，35岁，在班德拉-库尔拉金融中心一家保险公司供职，妻子据说在海德拉巴德。（房主帕伊斯先生住在阿布扎比）

5B 苏迪普·甘古里，43岁，在东班德拉开了一家文具店，妻子莎米拉，41岁，儿子阿南德，11岁

5C 应房主西恩·考斯特罗先生的请求，自他儿子斐迪南从楼顶平台跳楼自杀后，该房屋一直空置；房主目前居住在卡塔尔，是一家美国快餐公司的大厨

#### 其他常客：

玛丽，34岁，清洁女工；拉姆·卡里，56岁，保安；大多数家庭雇佣的女仆和厨子。

如果您向人打听维什拉姆小区<sup>①</sup>，准会有人脱口告诉您，那可是一流建筑——绝对一流，无可挑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它所处的瓦科拉，有些东西并非是一流的。瓦科拉是圣克鲁兹的趾甲，在孟买地图上，它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小点，像珊瑚虫一样聚集在国内机场的下方；在地面上，这些珊瑚虫化作一个个棚户区，散落在维什拉姆小区的四周，向外延伸。

每当选举到来的时候，孟买市就会清点一次自己的家底。据说这座城市四分之一的棚户区都在这里，紧挨着机场——许多上了年纪的孟买人都坚信，瓦科拉或者瓦科拉周围的一切都脏乱不堪。

（他们甚至都不准究竟应该将这地方念做“瓦科拉”还是“瓦克拉”。）维什拉姆小区就像一艘代表着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无畏级战舰，牢牢停泊在了这样一个疑团重重的街区，随时准备向任何怀疑其居民品德的人开火。多年来，它一直是这一带唯一的好建筑，也就是说，唯一注册的合作住房协会；它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一个房屋改造试点修建起来的。当时的瓦科拉还是一片沼泽，红树林和瘴气云团中散落着几栋明晃晃的大楼。据说，榕树林中有野猪和匪帮出没，日落之后无论是人力车还是出租车都拒绝来这里。多亏了维什拉姆合作住房协会的那些先驱们，他们全然不顾匪帮和传播疟疾的按蚊，勇敢地骑着自行车和巴贾吉牌轻便摩托车，沿土路

---

<sup>①</sup> 原文中的society在印度有两个解释：一是由数栋住宅楼构成的小区；二是由居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居民组成的住房协会，该协会必须到合作机构注册处登记注册后才算合法有效，有些类似中国的业主委员会。

来到这里，砍倒一棵棵大树，修建起一道厚厚的院墙，并且在墙上悬挂了英文指示牌。当地的政客们下令将那条从大马路一直通到建筑物大门前的弯曲小路命名为“维什拉姆小区巷”。

红树林早已不见了踪影。其他中产阶级大楼如今也已拔地而起，其中最好的（按照当地房地产中介的说法）是金币小区，不过金盏花、木槿和白玫瑰小区也在逐渐声名鹊起。随着五星级的凯悦酒店最近在此落户，这个地区即将成熟，成为永久的中产阶级置业首选。然而如果没有维什拉姆小区，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因此附近每个人说起这座祖母级的建筑时无不带有崇敬之情。

严格来说，它其实是同一个院墙围起了两栋不同的大楼。维什拉姆小区二号塔楼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位于最初规划用地的东南角。它高七层，更为人们乐意购买或租住，许多在附近的班德拉-库尔拉金融中心找到工作的年轻白领都与家人一起住在这里。

邻居们眼中的“维什拉姆小区”其实是一号塔楼。它高六层，坐落在院子的中央，大门门柱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有一些已被风化的字迹：

本匾牌由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先生阁下于1959年11月14日揭幕，即我们敬爱的总理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生日那天。

下面的文字变得模糊不清；您必须跪在地上，睁大眼睛才能看清最后几行字：

……请梅农转达他最真诚的希望，希望维什拉姆已小区能够成为“为优秀的印度人修建的好住房”的范例。

立匾人：

维什拉姆小区合作住房协会会员

已在孟买市完全注册并已公司化

1959年11月14日

塔楼的外墙曾经是粉红色，如今已布满了雨水留下的斑点，并且在真菌的作用下变成了灰色，只有被屋顶遮挡的部分墙壁没被雨季的雨水淋到，显露出一道道原本的红色。每套公寓的窗户上都装有铁制护窗：天竺葵、茉莉花和仙人掌刺从锈迹斑斑的金属方格中探出头来。茂盛的羊齿草，或翠绿，或深绿，遮住了一些窗户的角落，这些窗户也因而看似小洞穴的入口。

一些比较讲究的居民会出钱改进这破败的外观——有些窗户四周被人刷洗过，因而外墙上便出现了一个个光环，将这由粉红色、灰色霉斑、黑色、灰色水泥、棕色铁锈、绿色羊齿草、红色花朵组成的拼图变得更为复杂。到了正午，这幅拼图上还要加入窗户和阳台上晾晒的各色床单和莎丽。维什拉姆是座老式建筑，没有大厅；您走进一个黑洞洞的正方形门洞，然后向左拐（如果您是拜访OC的萨尔丹哈太太的话），或者顺着昏暗的楼梯上去见楼上的住户。

（楼内倒是有一座奥蒂斯电梯，但其可靠性令人怀疑。）楼梯间的墙壁上开了一些八角形的小孔，看似某个古老宫殿中女人闺房的屏风，让人联想到里面有见不得人甚至邪恶的勾当。

小区外面沿墙停放着十多辆轻便摩托车和大摩托车、三辆风神铃木小汽车、两辆塔塔Indica、一辆伤痕累累的丰田Qualis和几辆儿童单车。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锃亮的黑石十字架，三英尺高，安放在一个用蓝白相间釉面砖砌成的神龛内，上面摆放着日渐枯萎的鲜花和花环——在提醒人们这座建筑最初是为罗马天主教徒修建的。六十年代后期，印度教信徒获准入住这里，一些被视为较

优秀的穆斯林——博赫拉派、伊斯玛仪派或者念过大学的——也在八十年代搬了进来。维什拉姆如今完全成了“大都市”（也就是说不同人种和不同宗教的信徒混居在了一起）。黑十字架的斜对面是保安的岗亭，印度教门卫拉姆·卡里在岗亭的一面墙上用红色颜料书写了摘自《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

我从未生，也不会死；我不会伤人，也不会受伤；我无法战胜、永生不朽、坚不可摧。

一本蓝色登记簿从门卫岗亭敞开的窗户露出一半在外，岗亭顶上挂着一块牌子：

所有访客必须先登记并提供正确地址和手机号码方得入内。

维什拉姆合作住房协会会长之令

一棵榕树穿过岗亭旁的院墙长到了外面。树干被漆成深棕色，上面落满了斑驳的尘土。树干凸出在石墙外，宛如一头伪装的豹子，给拉姆·卡里的岗亭增添了一丝它或许配不上的坚固感和安全感。

院墙的外面是一条阴沟，墙上挂着两块落满了灰尘的牌子：

请光顾极速网吧

店主易卜拉欣·库德瓦

复兴房地产事务所，诚实可靠，

靠近瓦科拉市场

由于维什拉姆的孩子们晚上常常举行板球赛，院内大部分地方几乎没有任何开花植物，不过后墙附近倒是有一丛木槿，能够消除小区后面一家牛肉店里生牛肉发出的臭味。到了夜间，一个个黑色身影会在灯光昏暗的维什拉姆协会小巷里来回穿梭；老鼠和害鼠像台球一样在狭窄的小巷里奔跑，因鲜血的神秘气味而疯狂。

星期天上午，空气中会弥漫着新烤食物的香味。这里有几家芒格洛尔<sup>①</sup>人开的商店，专门向维什拉姆的基督徒和其他声誉良好的小区提供服务；安息日上午，身着带花纹长衣的女士们，以及脸上扑了粉、穿着绸裙的女孩子，从圣安东尼教堂回来时会涌进这些商店购买面包和烤饼。不一会儿，沸腾的浓汤和辛辣鸡块的香味便从维什拉姆小区敞开的窗户飘到了四周。在这心满意足的时刻，尼赫鲁总理的灵魂如果盘旋在小区上空的话，一定会宣布自己很欣慰。

然而，首先指出小区并非天堂的恰恰是维什拉姆的居民。您只需看看某个小区没有哪些奢侈品，就能对这个小区的情况了解一个大概。维什拉姆的居民摒弃了最基本的东西：自欺欺人。只要有局外人问起，他们就会坦率地承认小区生活中让他们蒙羞的种种问题——他们在无可奈何之中甚至会夸大这些问题。

首先，小区像瓦科拉大多数建筑一样，没有二十四小时供应自来水。由于瓦科拉坐落在铁路线以东比较贫穷的地方，市政府每天只在两个时段向这里供水：每天早晨四点至六点，晚上七点半至九点。居民们在卫生间里装了蓄水罐，可这些蓄水罐能够储存的水只有那么多（容积较大的蓄水罐会危及如此古老的一座建筑物的稳定性）。到下午五点钟，水龙头通常早已流干了最后一滴水，居民们就会下楼来聊天。七点半过后几分钟，维什拉姆小区的管道系统重

---

① 芒格洛尔：印度西南部港口城市。

新有了生气，一切聊天活动戛然而止；自来水在高压推动下顺着水管上行，厨房和卫生间立刻成了忙碌的地方。居民们知道，他们每晚的洗漱、沐浴和做饭等活动全都必须安排在水压最大的这一个半小时里；其他依靠自来水的次要活动也得安排在这期间。如果维什拉姆小区的孩子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追根溯源，他们通常会发现自己的父母是在晚间六点半至七点三刻之间怀上他们的。

第二个问题是整个圣克鲁兹区乃至铁路以西相当大一部分地区都恶名远扬的事，尤其是晚上，以及星期天上午七点至八点之间。您打开窗户，立刻就能看到它：一架波音747正从屋顶上飞过。居民们肯定地说，初来乍到一个月后，“噪音污染”这个词就对你失去了意义——这大概是实话——可正是因为离国内机场太近，维什拉姆小区以及周边房屋的租金才比其他地方至少低四分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如实写在了玻璃罩着的告示栏上：

#### 告示

维什拉姆合作住房协会有限公司，一号塔楼4月28日星期天特别会议纪要

主题：公认迫切需要维修

由于不到法定人数，即便是面对如此紧迫的问题，该会议也不得不推迟半小时；会议随后在7点30分开始。

第一项议程：

约格什·穆尔蒂先生，即“大师”（3A），建议首先宣读一号塔楼上次会议的纪要。该纪要已经分发给了所有成员。与会者一致同意宣读该纪要。

第二项议程：

大师（3A，如前）从一开始就对小区大楼的状况表示了严重关切，强调为了协会会员及其子女的安全必须立刻开始维修工作；大多数与会者表达了相似……

……会议最终于8点30分左右结束，与会者表决，感谢会议主席。

抄件（1）分发给维什拉姆合作住房协会有限公司一号塔楼所有居民

抄件（2）交给维什拉姆合作住房协会有限公司一号塔楼会长A.考萨利先生

这张告示的背后钉着之前的告示，内容大同小异。在经历过四十多年雨季、腐蚀、风化、空气污染，以及低空飞行的飞机造成的轻微但持久的震动之后，一号塔楼完全有可能在下一个雨季完全倒坍。

可无论是维什拉姆小区的住户还是周围普通邻居，谁都不相信它真的会倒坍。

维什拉姆这座塔楼就像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一样，是实打实的中产阶级。无论成败，都不可能走向极端。男人们身子微微有些发福，白色的长袍外面再套上一件涤纶格子衬衣，头发留得不长却抹了头油。年纪较大的妇女穿着莎丽、宽松裤或裙子，年纪较轻的妇女则穿牛仔裤。他们全都纳税，都向慈善机构捐款，也都在地方和全国大选中投票。

每到傍晚，维什拉姆的居民们就会坐在院子里的白色塑料椅上，聊着天，用《印度时报》给自己扇风。您只需看上一眼，就会明白这个小区绝对是一流的，还能是什么呢？



